

# 童軍精神故事集 – 諾言情境故事

分類：童軍精神 · 作者：陳志南

## 一、諾言情境故事

本章節收錄反映童軍諾言三大方向（對精神信念、對人、對己）的情境故事。可用於宣誓典禮前的精神鋪陳，或新團員教育素材。

### （一）山頂上的安靜

情境 · 對精神信念

#### 「敬天樂群」——童軍諾言第一段

行義跋涉的最後一段是合歡北峰。阿凱的小腿像兩根灌了水的木頭，每一步都覺得快折斷。

稜線上的風冰冷，他咬著牙撐到三角點。他原本的計畫是：上山、拍照、打卡、下山、洗澡、吃熱食。

但他抵達的那一刻，雲層剛好散開。

整個能高安東軍的稜線在午後的陽光下展開。從南到北，山一座接一座，看不到盡頭。他站著，沒拿手機。他放下背包，沒坐下。只是站著，看。

過了不知道多久，他才終於坐下。

沒有想著待會要走什麼路徑。沒有想著今天的成績。沒有想著家裡的事。

就只是坐著。

感覺自己很小。感覺風從很遠的地方來，再到很遠的地方去。感覺這座山在這裡已經幾十萬年了，也會繼續在這裡幾十萬年。

他想：原來「敬天」這兩個字，不是一個概念。是站在某個地方——在某種光線、某種寂靜、某種廣闊面前——那種突然發現「自己很小」的時刻。

下山的路上，夥伴問他：「你剛剛在三角點怎麼坐那麼久？」

阿凱想了一下說：「沒在做什麼。」

夥伴笑：「那不是浪費時間？」

阿凱也笑了，沒回答。

他知道，那不是浪費，是他第一次真正讀懂童軍諾言裡那兩個字。

### （二）扶起腳踏車的人

情境 · 對人的責任

## 「扶助他人」——童軍諾言第二段

小宇放學回家的路上，看見一輛腳踏車倒在電線桿旁。車輪還在轉，鈴鐺垂著一根線。看起來剛倒不久。

他停下腳步。心裡第一個念頭是：「不關我的事。」第二個念頭是：「會有人扶起來吧。」第三個念頭，是想起了一句話。

那句話是團長講的：「童軍諾言裡的『扶助他人』，不只是『有人需要時去幫』——更是『看到任何不對的事，先停下來』。」

他環顧四周。沒有受傷的人。可能是哪個學弟妹放學時不小心倒的。

他蹲下，把車扶起來。車架蹭到他的褲子，留下一道灰印。他把車推到電線桿旁，靠好。

正要離開時他停住了。他想：要是車主回來找不到車，會不會以為被偷了？

他從書包裡撕了一張作業簿的紙，用鉛筆寫：「車主你好，車剛剛倒在地上，我幫你扶起來放在這。一個路過的童軍。」

他把紙條折好，塞進車籃。走了五步，又回頭把紙條從車籃拿出來，改用一條橡皮筋固定在握把上。他想：「在車籃裡可能會被風吹走。」

做完這些，他繼續走回家。

那天晚上他寫日記時想到一件事——剛剛那五分鐘，沒有任何人看到他在做什麼。沒有人知道他扶了車、寫了紙條、改了位置。

「但我知道。」

他把這幾個字寫在日記的最下面，畫了一個三指禮的符號。

## （三）沒去成的補習班

情境 · 對自己的責任

### 「鍛鍊自己，獻身國家」——童軍諾言第三段

那年高二的暑假，小婕家裡出了狀況。父親生病住院，原本要繳的補習班暑期班費，一萬八千元，沒辦法續繳了。

父母沒讓她退掉，說會想辦法。她知道父母心裡的想法——會去借、會去調、會去咬牙撐過。

她想了三天。

第四天早上，她沒去補習班。她直接去櫃台辦理退費。櫃台小姐問她：「同學，你確定要退？開課後不能退費喔。」她說確定。

退費的錢拿到後，她把存摺塞進書包深處。回家的路上她繞到書局，買了 8 本書、一個記事本、一支好寫的筆。

那天晚上吃飯，父親問她：「補習班今天上什麼？」她說：「就老師上課。」父親點頭。

她沒告訴父母她退費了。

那兩個月，她每天早上 7 點起床，在書桌前坐到中午。她制定了詳細的進度表：英文每天讀一單元，數學每天解十題，理化每天讀兩節。

她做不出來的題目，就標記下來，到圖書館找參考書，或上網看免費的教學影片。

八月底，補習班同學開了群組，裡面在討論結業考。她默默看著對話。她點開試卷，發現自己每一科都會。

那一刻她想起一年前團長說過的話：「童軍諾言裡的『鍛鍊自己』，不只是體能。是當有什麼東西被拿走時，你還能不能，把自己撐起來。」

她沒跟父母提過這件事。她只是在那年九月開學前，把那本記事本鎖進抽屜，上面用鉛筆寫了一個小小的「準備」。

#### (四) 營火夜的提問

情境 · 對精神信念

##### 「敬天樂群」——童軍諾言第一段

某次夏夜露營，營火燒到剩下橘紅色的炭。小隊圍坐成一個半圓，木柴偶爾爆出一聲輕響。

副團長慧君用木棍撥了撥灰燼，抬頭問：「我問大家一個問題——童軍諾言裡『敬天』的『天』是什麼？」

沒有人立刻回答。火光在每個人臉上輕輕跳。

阿翔說：「對基督徒應該是上帝。」

小婷說：「我家信佛，所以是佛。」

小宇說：「我沒特別信什麼。所以我覺得這條對我比較沒感覺。」

阿凱說：「我以為『敬天』就是那個天空的天。」

大家輕輕笑了一下。

慧君沒糾正任何人。她讓大家的話在火堆旁停留了一陣子，才慢慢說：

「對我來說，是某個比我自己更大的東西。」

「當我做錯事的時候，會有點愧疚——不是因為怕被誰罵，不是因為怕被處罰，是因為，覺得對不起那個更大的東西。」

「那個更大的東西，對基督徒可能是上帝，對佛教徒可能是因果，對沒有特定信仰的人，可能是『我希望成為的那個人』。」

「不管它叫什麼名字，只要你心裡有那個東西，你就懂『敬天』兩個字了。」

營火靜了一下。

一個整晚都沒發言的學妹終於開口：「我懂這個感覺。」

「我以為只有我這樣。」

火堆又爆了一聲輕響。沒人接話。夏夜的風吹過，把火光吹得亮了一下，又暗下去。